

付费自习室里奋斗的人们 在这里花钱得到了什么

这是一个自我加压热衷于考研、考证的继续教育、终身教育的时代；这是一个为“充电”愿意花9块9乃至数千元听课为知识付费的时代……在以互联网为引擎的“万物皆可共享”的经济理念之下，以“沉浸式”学习、仪式感、花钱买环境等等为卖点的付费自习室悄然出现，随即便在各个城市落地开花。而在某平台的统计数据中，沈阳的付费自习室数量高居榜首。

同一座城市，不同的紧迫感。比起诸如“起跑线”等难以改变的因素，很多在付费自习室“通勤”的人们还是更愿意坚信一点：你的未来，或许就藏在你的努力里。

强迫自己离开床 花钱买效率

“27号”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会来到13楼，熟练地输入店家发给他的门锁密码，轻轻推开门，轻轻关上，然后拉开27号桌的椅子，坐在那个小小的格子里，双臂往桌上一撑，手肘就能抵住挡板两侧，他摆好水杯，拿起书本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这间付费自习室位于繁华的北行商圈，只不过从他进到屋之后，所有的喧嚣，都被铺着隔音材料的墙体挡在自习室外。“27号”开学就大四了，他在为考研努力着，“自习室和家相比确实是有学习的氛围和环境，对我这种自制力差的人而言，可以说是‘花钱买效率’。”



付费自习室休息间的墙上贴满了“鼓励的话”

“看到他们那么认真地学习，我有时候会想，当年上学时我要是这么努力那么现在会是什么样呢？”自习室的老板肖伟笑着介绍说，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不断抬升的就业门槛，是他选择开付费自习室的主要原因。

沈阳金廊沿线的青年大街附近，是白领聚集的地段。随机搜索自习室，排在沈河区热门榜第二位的是“乐道自习室”。老板田畋今年33岁，但还是学生模样，2019年被称为付费自习室元年，也是在这一年，“最开始是我自己想找地方上自习，但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沈阳几乎没有这种城市自习室，干脆就自己做一个”。她介绍说，一般在周末或者晚上上自习的人相对较多，以考研的学生为主。

王皓就是考研大军中的一位，今年他刚从东北大学毕业，决定接着考研，王皓几乎天天泡在自习室里，早八晚九。

跟王皓并肩作战的，还有很多“公考族”和“考证族”。教师证、消防师证、会计师证、还有各种英文缩写的证……五花八门的职业资格证背后，往往有个共同也现实的目标：想要多赚点儿钱，让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儿。

学习能带来安全感 36岁宝妈还在拼

36岁的小颖扎在一堆复习考研的学生里面，根本看不出已经是个“宝妈”了。对于36岁还在学习，她笑着说：“以前没努力，现在就要补回来。”

小颖如今的工作单位不错，也很稳定，但她仍然时刻感觉到有压力存在。“总觉得自己在学历方面没什么优势，想继续晋升，就要不断地学”，“考证”“考级”让小颖更有安全感，这样的状态一直是她的日常生活，“之前已经考完了中级职称，接下来要考高级经济师了。另外我还要再考一个注册咨询工程师”。因为有时间限制，小颖要明年才可以报考高级经济师，至于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复习，她说，是因为不想中断学习的状态。“对我们这样已经工作的人来说，想再捡起书本学习，真的挺难的。”这种学习状态如同跑步，一旦节奏被打乱，就很难再重新调整到那个状态中。

除了工作，小颖现在又多了一个“学习障碍”，那就是孩子，这也是她现在选择在自习室里学习的主要原因。没生孩子前，小颖多数时间在家里温习备考，有了孩子后，她自习的时候有点“无处可去”了，“我儿子20个月了，你刚要看书，孩子哭了，你肯定得过去看看吧，就算有孩子奶奶帮忙，但小孩是很吵的，会弄出很多噪音，所以在家里压根就不用考虑学习的事了。”

不能在家里学，小颖只好在单位学，“后来我发现，在单位也学不好。如果下班以后还在单位，有时候领导看到了还会多给安排点工作，最后弄来弄去，工作量增加了，学习没学上。”

直到小颖发现了付费自习室的存在，“我现在已经习惯在自习室学习了，以前在家里学，总想歇一会儿、躺一会儿，在自习室学习效率更高。”

对于工作、家庭负担双压身的情况下，仍要挤出时间学习，有没有特别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呢？小颖说：“我一直学习，我老公就要负担更多的家务，好在他比较理解我吧，因为他觉得学习、提升是很重要的。”



上午11点左右，田畋的付费自习室几乎坐满了来自自习的考研生

花了钱还不努力是会心疼的

很多自习室休息区的许愿墙上都贴满纸片：“我一定能考上研”、“可以成功上岸”、“坚持到最后，一定会成功”……还有一句，“只有变秃，才会更强！”想笑却不敢笑，因为自习室里最大的动静是翻书声。

肖伟的自习室里有免费茶水，也有免费的小零食。他认为付费自习室的本质是一种“环境付费”，就是顾客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，从而获得自习室座位使用权并享受服务的一种经济模式。

田畋的自习室里摆放了空气净化设备，她也很看重自习室的环境，“无论是空气环境还是声音环境，都很重要”。

对于来自自习室学习的人的身份，肖伟说，“七成是女性。同样七成的是考研大军。”他

说自己不想贩卖焦虑，但是付费自习室的存在确实是对稀缺的公共环境资源的有效补充。

2020年，中国共有3212座公共图书馆，平均每43.8万人共用一座图书馆。阅览室坐席近127万个，“一座难求”的局面仍无法避免。公共自习空间供给与社会需求形成较大差距。

肖伟在接受采访时接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想到自习室学习的，不过他家42个座位已经全满了，“我们是会员制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般来我们自习室的人，都是一学就几个月，所以很少有空的位置。”他看似玩笑的话得到了“27号”的认可：“月卡将近300元。花了钱不努力是真会心疼的。”

不试一下 不知道自己能努力到什么程度

当21岁的“27号”去楼下吃晚饭时，48岁的张量坐到了他旁边的座位上。他刚刚下班，是从张士坐地铁过来的，桌上除了水杯之外，不一样的就是放着老花镜和放大镜。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坐得住，“不试一下，你不知道自己能努力到什么程度。”

他曾是某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销售经理，这两年到了中年困局。单位想让他去外地，但是家里孩子正要中考，他考虑再三，觉得工作已经到了天花板，为了家庭就主动离职了。本想凭着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自己做点什么，却赶上了疫情。后来就选择了朋友的公司继续做销售。

一到自习室，他就关上手机，因为总会有避不开的酒局，至于为什么不在家学，“人到中年，家里的事情就太多了，到自习室学习就当是花钱买个清净。”他试图从被工作、家庭过度挤压的“破碎时间”里，寻回一张安静的书桌，“公司和家里，往往很难摆脱



48岁的张量在自习室重新开始学习

承担的各种公共角色，但在自习室会让人从惯性心理状态中转换出来，让人把专注力放到学习上。”

“而且这个岁数记忆力就变差了，也很难做到注意力集中，能有一个大家都在努力上进的环境，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督促。”他说一开始也有点不好意思，身边都是年轻

人，“但是，都是来学习的，哪有人抬头看你啊。”

每天晚上9点半，他会准时离开自习室，去接女儿放学。上自习室学习的事，他并没有告诉女儿，怕女儿会多想。

付费自习室的出现，也许迎合了现代社会的焦虑心态，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被现实完虐过，但是想想这么多人在为未来默默努力着，却又觉得这个城市是如此的朝气蓬勃。

祝愿每一个在自习室隔断里奋战的人，都能梦想成真！

本版稿件由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 记者张铂文并摄